

民國廿二年五月初版發行
民國廿三年七月再版發行

實價大洋一元八角

(實價不折不扣
外埠酌加寄費)

“叢論學言語”

印翻准不權作著有

著者 林語堂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章錫琛

印刷者 上海梧州路三九〇號
美成印刷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五七四號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漢口中山路
南京太平路長沙南陽街 開明書店分店
北平楊梅竹斜街

目錄

古有複輔音說	一
前漢方音區域考	一六
古音中已遺失的聲母	四五
支脂之三部古讀考	五七
燕齊魯衛陽聲轉變考	八二
周禮方音考	八八
左傳眞僞與上古方音	九二
漢字中之拼音字	一三三
讀汪榮寶歌戈魚虞模古讀考書後	一四三
再論歌戈魚虞模古讀	一五四
答馬斯貝囉論切韻之音	一六二
珂羅倨倫考訂切韻母隋讀表	一九三

閩粵方言之來源	100
關於中國方言的洋文論著目錄	113
印度支那語言書目	118
研究方言應有的幾個語言學觀察點	119
北大方言調查會方音字母草案	149
方言字母與國語羅馬字	168
漢字索引制說明	173
漢字號碼索引法	181
末筆檢字法	183
圖書索引之一新法	188
新韻建議	197
新韻例言	201
新韻雜話	205
分類成語辭書編纂法	207
編纂義典計劃書	214

古有複輔音說

心解

中國今日的語言，普通沒有複輔音（「複輔音」如西洋語言中 plan, plow, cloud 的 pl, cl）

所以素來的古音家未嘗有古有複輔音的假定。所以他們雖遇有極明顯複輔音的證據，往往當他們爲疊韻字之變相，或只是反切之一例，無論如何總是對他們無正當的了解。故如「螳曰突郎」，「洪邁

（容齋三筆）只以爲本於反切；「詩以不來爲狸……爾雅云不律謂之筆」，劉玉麐（甕齋遺稿）

說「皆反音也」；宋景文筆記反說一句很有意思的奇話：「孫炎本俚俗作反切，謂團曰突變。林逋詩：

「團變空繞千百回」，是不曉俚人反切而變突爲團，亦其謬也。」我們不但相信孫炎作反切係本

俚俗，並且絕對不能承認變「突變」爲「團變」有什麼謬與不謬之可言。以今日我們知道外國文的

眼光看他，「突郎」「突變」「不來」當是含著複輔音無疑，應拚做 tlang, tluan, blai (bli)。在中國

古語之真相未明時，我們很不應該斷定其必與今日中國語之面目相同（如章氏說）。這有兩層緣

故。第一，因爲我們所研究的時代與今日相去甚遠，在二三千年前難說這語言沒有經過一番大變化。

第二，因爲中國文字素來非用字母拼音，所以就使古時果有複輔音，也必不易直接由字形上看出來。

（譬如用羅馬字母拼音便可一目了然，無待詳辯。）我們切不可因爲「看他不着」，便以爲「沒有

這回事」因爲「不見」便以爲「無有」字體構造上少了這種明白的表示，當然是研究中國古音人的不幸，但是我們仍然可以用間接的方法去考證研究他。

研究古有無複輔音的途徑，大略可分四條：第一，尋求今日俗語中所保存複輔音的遺跡，或尋求書中所載古時俗語之遺跡。第二，由字之讀音或借用上推測。第三，由字之諧聲現象研究，如 *p, t, k* 母與 *l* 母的字互相得聲（如「路」以「各」得聲而讀如「路」）。第四，由印度支那系中的語言做比較的工夫，求能證實中原音聲也有複輔音的材料。最可惜的就是，除去一條暹羅語中 *klong*（意爲一卷，一圓筒）能證明中國語「孔——窟窿——孔竈」的關係以外，未能多引例證；此外如漢朝經音家直接的證據也是一條無有，但是漢朝實已太遲了，要聽我們老祖宗說南蠻缺舌的話，非遠超周秦而上不可。我們能有幾條長言，短言，急言，緩言，語聲在前，語聲在後，實是偶然的幸事，非可勉強求之。

按古有複輔音說，英國支那學家 *Edkins* 已經說過，但是他所靠的只是諧聲上 *p, t, k* 母與 *l* 母互相關連的一事，雖然據理類推似爲切當，而孤這一條，我們總覺得不足以充分明證此新奇的假說。我研究此問題的發端，實與 *Edkins* 相同；於未知氏學說時已由諧聲現象引起我的注意。後來由各書中找得各種證據，材料漸多，而此新說似漸覺可以成立。但是所缺憾的，就是書中所找出來關於方言的紀載，未能全數由今日之方言得其實證（所能證實如今日上海北京「孔」俱作「窟窿」的極少）。這方言上的實證有極大的用處：一，因爲發音狀態非耳聞不可，書中漢字所表，於音聲上未

免有點模糊（例如「滴韻」之發音）。二、若果書上所說的不誤，當然有於今日方言證實之可能，殊不應因循抄襲，而無獨立的客觀的觀察。且方言中亦應有同樣之例，爲未經文人所記述保存的。所以這篇文的一方面目的，也是希望能得海內同志，賜以證實此說的方言材料。

在未把證據列明以前，我們有一樣須明白或是須研究的，就是幾個疊韻語的歷史。「孔」一語之外既有「窟籠」，又有「孔籠」、「孔籠」就是疊韻語。至於此疊韻語何自而來，逆測當是出於「窟籠」由單音字「歧分」爲雙音字， $Klung > k'ulung > k'unglung$ (durch Spaltung)。中國語好用疊韻語，非疊韻語可以變成疊韻，而已成疊韻的似乎不容易把此重疊之韻失去，所以說「窟籠」變入「孔籠」比「孔籠」變入「窟籠」較合理之自然。疊韻（就是所謂 *vokalharmonie*）並不限於中國語。本是由非疊韻變來的，如「變生」之讀爲「變宣」，（方言卷三，陳楚之間凡人單乳而雙產謂之釐孳……趙魏之間謂之變生，郭音「蘇官反」）「堀坎」之變爲「圻坎」（儀禮既夕記，堀坎注「今文堀爲圻」）廈門話「龍眼」（即桂圓）之讀爲 $geng-geng < leng-geng < leng-gan < liong-gan$ 。此種「孔——窟籠——孔籠」的變化，也不過是「韻變」(Ablaut = vowel gradation) 的現象，與西洋語言的「韻變」無甚相差，「孔籠」就是「圓滿級」(Vollstufe)「窟籠」就是「縮減級」(Reduktionsstufe) 我們還有幾條同樣的例，如下：

孔——窟籠——孔籠

團——突變——團變

頂——滴類——頂類

螳——突郎——螳螂

○——突礪子——魁礪子（傀儡）

但是疊韻字的發生歷史，不必盡與複輔音字有關係。倘是沒有明白複輔音的證據，我們不能單靠疊韻證明該語之原有複輔音。我們今日知道有一個「目」字是名詞，又有「目略」（看）一語是動詞（方言卷六，視吳揚曰略，郭注，今中國亦云目略也），我們切不可據「目略」的疊韻而構定「目」字的複輔音。

還有一樣我們要注意的，就是我們不要誤會以爲「螳螂」是最古就有的字，是比「突郎」近古。「螳螂」古時確有這種音，但是從古人造字方面推究，我們是找不出來「螳螂」比「突郎」近古的憑據。（按同一「韻變」的「轉語」可以同時並在，如西洋的 *ablaudreihen* 同時同一方言中可有「窟籠」而又有「孔籠」，既有「縮減級」而又有「圓滿級」這是很應該的。）從造字一方面考究，我們很難看出來古人是讀「螳螂」或是讀「突郎」。因爲古人並不造「螳螂」兩字，只造一個「娘」字，而寫「堂娘」時借用「堂」字，猶如古人單造一個「瀑」字而借用一個「布」字以表白「瀑布」。我們固然可以據章太炎一字重音的例，讀「娘」爲「堂郎」，然而也未嘗不可讀他爲「突郎」（一音）。我們須知道

「孔竈」的「竈」字是後人加造的

「團圞」的「圞」字是後人加造的（又作「團」）

「螳螂」的「螳」字是後人加造的（又作「螳」）

「頂顙」的「顙」字是後人加造的（又作「顙」）

「穹窿」的「窿」字是後人加造的

古人只有「堂娘」「穹隆」「團樂」「頂」「孔」的字樣而已。

（一）古今俗語中之憑據 我現在先把各書中所找出來有關於這問題的俗語，依聲母次序敘述於下，然後再說讀音，假借，及偏旁諧聲的證據。

（A）關於 ki-(si-) 音的：

（1）「孔曰竈籠」，宋景文筆記。又江南志書太倉州「飢語爲字者」條「孔爲屈籠」，嘉定縣志也有。今日北京上海話都有 ku lung（「指孔」）這個話。廣韻董部有「竈」字，注「孔竈穴也」，這便就是「竈籠」的轉語。按「孔」「竈籠」「孔籠」俱有「洞」的意思，而轉入「長曲」意義的還有「穹」「穹隆」「弓」「簍籠」（車篷）等字，「穹窿」尚有「鼠穴」的意義。在暹羅語這個字已經明明白白含著複輔音，非如今日京語之「竈隆」而已。klong 圓筒也，kluang 空也，有洞也，kuang 寬敞也，皆華文「孔」之轉語。

(2) 「角爲砢落。」古今圖書集成方言什錄之三 (未考實)。

(3) 「圈爲窟彎。」同上，又江南志書「圈爲屈彎。」堂案俗語中應並有「圈彎」一語，廈門

方音中的「圈彎」不過是「圈」字動詞的「狀」(modus) 指輕快隨便的動作，不在此例。

(4) 「雲曰屈林」孫穆雞林類事 (圖書集成方言彙考引) 按雞林辭源以爲卽新羅，未

知確否，而依孫穆所誌雞林的話都的確與中國話有相關連，如「佛曰孛而」而「筆曰皮

盧」明明是與爾雅的「不律謂之筆」相符。

(5) 「銅爲銅鑿。」說文「銅」字解爲鑄塞，注「鑄銅鐵以塞隙也。」今日北京話補銅鐵鍋，

叫做「銅路鍋。」

(6) 「窟礪子亦名魁礪子。」雞肋篇。按「窟礪」卽今日疊韻的「傀儡。」這或者只是疊韻

字與本問題無干。

(B) 關於 p.l-(b.l-) 音的。

(7) 「不律謂之筆」爾雅釋器。郭注「蜀人呼筆爲不律也，語之變轉。」說文三「聿」字下

說「所以書也，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筆」字下說「秦謂之筆。」此與郭璞所

說地方不同。孫穆雞林類事說「筆曰皮盧」可見得中國以北也有這個話。

(8) 「狸之言不來也。」儀禮大射儀「奏狸首」鄭注。方言「貔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貉。」

郭注「今江南呼貉狸音丕。」聚珍版方言戴東原案「貉狸轉語爲不來。」堂按：鄭說狸之言不來最能使我們明白古時狸字的呼音。諸聲上最奇怪的現象就是「狸」字由「里」得聲而兼有「釐」「蘿」「二音」「蘿」（古「埋」字）「蠶」也同是「埋」音，「懸」字也有「釐」「埋」二音，此 li, bai（埋廈音 bai）二音互相孳乳的關係應當如何解釋？有人以爲「狸」的「埋」音非得聲於「里」，但是既然如此，第一，何以同一字而有兩音？第二，何以古時「里」字也有借做「埋」字用？（莊子則陽「靈公奪而里之。」釋文「里本作埋。」）第三，更奇怪的，何以無論「狸」字讀爲「釐」音，或是讀爲「埋」音，俱有「埋伏」「埋藏」的意義，可見得 li, bai 二音的關係，並不是全出偶然的。（「狸」字讀爲「釐」音，依說文解爲「伏獸似羆」，今日的狐狸也是伏獸的一種。讀爲埋音如周禮族師「相與葬狸」又周禮用東西沉在水裏祭川澤叫做「沉」，用東西埋在土裏祭山林叫做「狸」，「蠶」字解爲「風而雨土」，「雨土」也不出於埋伏昏暗的意義，所以說無論讀「埋」音，皆有埋伏之義）若是我們假設「狸」有「不來」的古音，由「不來」而轉入「埋」音，也不過如郭璞所謂「江南呼貉狸音丕」及「窟籠」之轉入「孔」同類的例而已。

（9）「風曰孛纚。」雞林類事。說文風從虫凡聲，凡聲本是收 m 音凡韻。（這地方說文固然不定可靠，然而也不能說是出於情理之外。）劉熙釋名釋天「風竟豫司冀橫口合唇言之，

風氾也……「氾」字也是收音 m 陷韻，劉熙舉他以與「歛口開唇」的「放」字相對，可見「合唇」二字所指乃指收音 m 音。又「風」字在詩經用韻上共見六次，而惟有與「林」「心」「南」「欽」收 m 字爲韻。又「嵐」「嵐」二字風聲而在覃韻，讀如「南」此正與以上「孛纜」的「纜」音相符，按章太炎文鈔（卷四頁四十八）說：「江寧言風音猶作方林切。」所以風字古有嵐，南，孛音，事實上似甚明瞭。既是如此，又不能不相信「風曰孛纜」blam 的一句話了。據我的意思這個不但幫助我們明白「嵐」「嵐」何以有「南」音，並且使我們較易懂歷來最難解的「風馬牛」三個字，「風馬牛」或者就是「焚馬牛」（服注「牝牡相誘謂之風」）「焚馬牛」當然是「不相及」的了。

(10) 「蒲爲勃盧。」方言雜錄。按越絕書「拔勃盧之矛」，勃盧矛名。至於禮記中庸「蒲盧也」的「蒲盧」，及後漢書班固傳「於是發鯨魚鏗華鐘」的注說有獸叫「蒲牢」，這都是疊韻字，但或者與矛名「勃盧」不無轉注的關係，因爲野人矛上常有野獸的雕像，帶有迷信的作用（如以上所引後漢注的例便是），因其有「蒲盧」的像或圖畫而名他爲「勃盧。」方言雜錄所謂「蒲爲勃盧」未知是否指方言中蒲葦有此稱呼。

(11) 「蓬爲勃籠。」全上。（未考實）

(12) 「槃爲勃闌。」全上。（未考實）

按此外方言雜錄尚有「旁爲步郎」一條，此語未知出自何處。倘是所指的是「走廊」的「步郎」，當然不能牽強附會做「旁」字解，不知道今日方音是否果有「步郎」的話。今日北京土話「旁邊」叫做「旁畢喇（喇上聲）兒」(pa'ng²-pi'a³-er) 很有可參考的價值。又史記周本紀「惠王閔」，索隱說，本作「母涼」，這雖與以上的例有點兒類似，而「母」字虞韻與「上」勃「不」「屈」等字截然不同，又「閔」之爲「母涼」，或者就是與「越」爲「于越」，「吳」爲「句吳」，「叢」爲「訾婁」，「邾」爲「邾婁」同例。又今日廣東話中有 hamblang 一成語（意思爲「全」「都」）似含有複輔音的痕跡，但是其原因何自而來，未曾加以詳考。

(C) 關於 tɿ·(dɿ) 音的。

(13) 「團爲突變」。江南北志書。宋景文筆記論林逋詩變「突變」爲「團變」的話，我以上在這篇的開頭已經提到了。「團變」的話在今日話中當然是有；我想若詳細考查「突變」的話也應該有，因爲江南北志書有記他。

(14) 「螳曰突郎」。容齋三筆，可見得宋時尙有此語。「突郎」就是「螳娘」的轉注語。古只有「娘」字或者就是要代 tlang 一音字。

(15) 「頂爲滴顚」。方言雜錄。按「滴顚」字樣他處未見。但是廣韻頂字下說「頂顚頭上」。玉篇「顚」字說，「頂顚也」。「頂顚」應爲「滴顚」的轉語。

(16)「鐸爲突落」全上。(未考實)

(17)「禿說禿驢」廈門方音發音爲 *tub-lu* 或爲 *tu*。

(二)讀音及異文的憑據 此外從讀音及文字借用上，我們也有些古有複輔音的指明，第一，就是「禿」字依說文从禿省來聲，一音來而又一音部。我們很應該問：此字既讀「來」，何以又讀「台」？經籍纂詁「部」字下引晉書音義下說「禿音部，在始平，一音來。」又史記周本紀「其母有部氏女」，正義「部一作禿。」此等「禿讀曰哈」，「禿讀與哈同」，「禿」字或作「哈」，「哈即禿，古今異字耳」，地方甚多，俱見經籍纂詁「部」字下。我很要知道今陝西的武功縣故禿城在本地方音如何讀法。

春秋莊公三年左氏作「公次於滑」，公羊穀梁並作「公次於郎」，桓十七年，左氏公羊「及齊師戰於奚」，穀梁作「及齊師戰於郎」，我們固然不敢很大膽的據以上「勃籠」「突變」「突郎」的例說古音應爲「滑郎」（以解明「滑」「郎」異名同指一地），然而我們要記得此種的解釋不是完全無理的，因爲春秋諸傳屢有以一字代表雙音地名的，如「邾婁」作「邾」之類，所以「滑郎」作「滑」作「郎」並不爲奇。並且我們要記得如趙坦（春秋異文箋作者）依據韻補以「滑」爲皆部入聲，而以支，脂之……古音皆爲一部，可與陽唐通轉的話來解明「奚」之轉郎，與「滑」之轉郎，是絕對不通的。兩個不通假定之中，還得以「滑郎」的假定爲較近情理。

(三)文字諧聲的證據 我們從以上既得了多少明顯古有複輔音的證據，現在來論偏旁諧聲

一類的證據，可以說較有可靠的立場了。偏旁諸聲屢以 p, t, k 母與 l 母的字連帶起來，我在這篇首已經說到。我現在可以舉幾個最平常的例：

以「果」聲(k母)諧「裸」(l母)參攷「菓」。

以「各」聲(k母)諧「路」「洛」「略」「略」……(l母)參攷「客」「格」。

以「束」聲(k母)諧「蘭」「瀾」參攷「諫」。

以「僉」聲(k母)諧「殮」「斂」「臉」參攷「檢」「儉」。

以「兼」聲(k母)諧「廉」字。

以「監」聲(k母)諧「籃」「濫」(l母)參攷「鑑」(「鑒」同)「覽」。

以「降」聲(k母)諧「隆」(l母)。

以「京」聲(k母)諧「涼」「諒」「亮」同(l母)參攷「量」。

以「鬲」聲(l母)諧「隔」「膈」。

以「婁」聲(l母)諧「窶」「履」(k母)參攷「屨」。

以「稟」聲(p母)諧「懷」「廩」(l母)。

以「睦」字(b母)與「陸」字(l母)爲同諧聲字。

以「繆」字(b母)與「戮」「廖」「寥」(l母)爲同諧聲字。

以「童」聲（*t* 母）諧「龍」字（*l* 母）參攷「龍」字。

這種的諧聲法子，我們不得不算爲奇特了。有人以爲古人造字諧聲，本只取其韻脚，並不涉及聲母——以古人造字亂雜無章解他，這當然是很省事的解法。但是此種解法，總不是我們所當贊成的。表面上的亂雜無章，若加以詳細考查，都常能呈出有條理的現象。即以本條而論，如果古人造字盡是雜亂無章（只諧韻母，不諧聲母）何以 *p*, *t*, *k* 不可互通，（*h*）不能諧「克」音，而獨各與 *l* 互通呢？我們在還沒詳細考查一切現象之先，很不願意承認這句話；表面上愈雜亂，愈不規則，愈是我們尋找古音的好機會。諧聲每諧聲母，這是通常的例（如「愈」「列」「例」）即有今日聲母不同的也都發音上容易解明，如 *s* 與 *t* 互換（「是」「諧」「提」「題」）「尚」「諧」「黨」「棠」，「倘」又與 *k* 與 *h* 互換（如「皆」「諧」「可」「何」「曷」「葛」）獨此 *p*, *t*, *k* 與 *l* 互換不能以平常發音學理解明他。平常既每諧聲母，在此地就不能隨便假設他是例外，是無條理的不諧聲母了。若承認其諧聲母，就我們除去假設古有 *p*, *t*, *k* (*h* 音特少) 音以外，差不多沒有別法可以解明他。

西洋語言史中由 *p*, *t*, *k* 變入 *l* 音的例，據我所知道的，差不多可以說是沒有見過，而 *pr* > *p*, *tl* > *f*, *kl* > *hl* > *l* 倒是有幾個例。

(1) (*spr* > *sp*) 英文 *speak*, *spake*, *speech* 原出於古英文 *sprecān*, *spr̥xc*, *sprech*。古英文並用 *sprecān*, *sprecān* 後來到中古英文時代才單用沒有 *r* 的字。今日德文 “*sprechen*”

“sprache” 尙保存那個 r。

(2) (spr > sp) 莎士比亞 尙有 “spark” 一字，意思爲「活潑的少年」其字原爲 sprag。中古英文有 sparklich，同時又拼做 sprakliche。據此種乃是 r「倒置」(metatase) 的現象，略與上例不同。

(3) (br > b) 英文 bird 出於古英文 brid 與上同例。

(4) (fl > f) 英文 feeble 出於中古的 feble, feble 就是與臘丁 febilis 同語。古法文 foible 方音作 foible。意大利文 fievole (同意義) 由臘丁 的 i 變爲 i (fl > ti) 是照例的。

(5) (kl > hl > l) 英文 loud, 臘丁 in-clutus (著名)，希臘 klutos (著名)，古英文 hlud 凡印歐的 k 變成英文的 h，所以 hl 變成古英文的 l，今英文的 l。這種 kl > hl > l 的例很多，我以下再舉幾個。

(6) (kl > hl > l) 英文 laugh，古英文 hlehan，希臘 klagge (「唱」「嚷」)。

(7) (kl > hl > l) 英文 lean，古英文 hlænan，臘丁 clinare, in-clino。

(8) (wr > w, 或 r, 或 ti) 德文 rasen 「草地」出自中古德文 rase，在北方德文爲 frasen，中古時北方德文爲 wrasen。此外又有南方俗語之 wasen，依 Kluge 當出於最古德文之 wrasa 之變 wasen，就差不多與 klung (窟窿) 之變 kung (孔) 同一道理。

結論

據以上所述事實，我們可以說「古有複輔音說」有兩種證據，直接的與間接的。直接的如暹羅語之 *klong*, *kuang*, *kuang* 可謂保存中國古語複輔音最明白無疑的憑據。又如古今俗語中「突郎」「突欒」「屈攀」「勃蘭」「斫落」(代「螳」)「團」「圈」「槃」「角」也可以說是直接的憑據。我們要注意的就是如宋景文所記等成語之第一字皆入聲字，且發音極速，與 *t*, *kl*, *p* 之 *p*, *t*, *k* 發音最近，此等「窟隆」「突欒」之字或為「孔寵」「團欒」之所自出，或與「孔寵」「團欒」為同系異級之轉語（參觀篇首所謂「圓滿級」「縮減級」）「孔」「團」等字在古俗語中確有 *klung*, *tuan* 之讀法，春秋地名「公次於滑」或者也只是「滑郎」之省文，與古以「瀑」代「瀑布」，「棣」代「唐棣」同。*klung* 變為「孔」與併「不可」為「叵」併「蒺藜」為「茨」之原理略同。「經」當有 *pli* (> *blai*) 讀法（據鄭康成說），「風」當有 *blan* 讀法（為「嵐嵐」等字之原音，或相近之音）。此居中之「音」為本字韻母所吸收則為 *ban*，後由「合唇」而變「開唇」（由「汎」變「放」，據劉熙說）則為 *ban* (*bang*?)（此係由於合唇不兩立之原理，故 *bm* 變 *b-n* (*ng*) 所謂 *dissimilation* 「同」原理）由 *ban*, *bang* 變入今日之輕唇音 *feng* 也不過如「佛陀」之「佛」*but* 變入今日之 *fo* 而已。間接之憑據就是「各」諸「路」，「兼」諸「廉」，「果」諸「裸」，「東」諸「蘭」等諧聲字。倘是「各」古讀為 *kok*，不應會諧出一個 *lok* (路) 音，倘是以 *kok* 諧 *kok*，或以 *klök* 諧 *lok*，皆比較說得過去。或兩字俱讀 *klök*，諧聲上當無問題，然今